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六四）

韋齋集

宋朱松撰

附玉瀾集

宋朱樟撰

東萊先生詩集

宋呂本中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韋齋集

卷一至卷十二
附玉瀾集一卷宋朱樟撰

上海涵芬樓
景印常熟瞿
氏鐵琴銅劍
樓藏明刊本

常齋集序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
存乎天。天人之適相合也，為甚難。
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
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
文章顯也。故吏部員外郎常齋先
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
一時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

客傳薦諷誦如不及予少時學詩
嘗以作詩之要扣公公不以輩晚
遇我而許從游間宿于閩部憲臺
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蟬聯
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
然公曰為予舉簡齋開門知有兩
老樹半身濕及常蘇州諸生時列
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

人貴衝口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闕袂三人
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
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
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
會自是始知為詩之趣別去未幾
而公下世予既為詩以哭公曰求
其遺編伏而讀之愛其詩高遠而

幽潔其文溫婉而典裁至表疏書
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迺喟然
嘆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
能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
華則少實是無他徒從事於末而
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務小喜讀書
綴文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
年二十七入聞河南二程先生之

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
朝夕從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
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非有意
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
施諸潤色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
絕人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入東
觀三為尚書即卒不得以其所長
發舒又不得斗而沒天人之難合

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入定
亦能勝天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
守熹能紹公之訓早踐世科而益
美志于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
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

明天子用寵嘉之即其家拜二千石
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
而政成訟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

抵予曰：「素先人遺文，江西遂將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盡矣。」不孤之惠誠有望於門下，敢以為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恍如隔世。而緒言歷歷猶在。公墓之木既拱，而予蒼頡白髮摧然，其亦老矣。愴歲月之不留，慄餘年其無幾，為之感慨不寐者通夕而病，僊

廢書筆力衰退文不逮意獨念自
少至老遊南康父子間為最久相
知為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為悉故
不敢以不能為辭若夫公之詩文
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之
鄙言顧予蚤歲承誨迨老無所成
迺得挂名集端以託不朽其愧且
幸為何如哉公名松字喬年常齋

蓋自號云

淳熙七年夏四月既望河陽傅自得序

韋齋集十二卷宋吏部員外郎彭
安朱公喬年之詩文也河內傳安
道爲之序云公嗣子南康太守刻
諸江西惟江西人也而未始見之
蓋其版本亡矣旌德郭學告成之
明年性遣校官袁祥求書郭安時
吳郡干文傳守婺源廬陵曹汝舟

為之賓佐性曰寓書婺源曰朱文
公之書在天下所謂家傳而人誦
之矣獨常齋集四方罕見婺源文
公故里也必有藏此書者其為我
購求之汝舟以書來報曰千侯之
治婺源也文公故宅在其先墓之
為豪右所奪者侯皆取而歸諸朱

氏矣仍俾遠孫之居建安曰勲者
未掌祠事勲以常齋集為侯獻侯問
子之求書也亟以相授子其有以
廣侯之意乎性愛書嘆曰侯以州
改家江東至於脩渡朱子祠宇墳
墓則非弘吏之所能為者而為之
者惟侯能也而又不鄙我旌德之